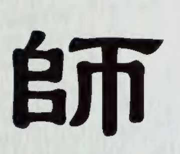


師律

師律序

嘗觀行師之要則易之道備焉矣易之言師而必繫之以貞朙乎不正之不可以言師也後世韜鈐家言

乃謂兵以正合以奇勝奇則胡可易言也奇之生於正也如環之無端非能外正以爲奇也師之爲象以一陽統衆陰用陰者奇也

然非在中之陽莫能用也故其初之繇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夫律者正也師之始事也律既具矣而後長子之能事出焉故曰有制

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得而敗也善師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不可敗常勝在我矣司馬宣王觀於武侯營壘嘆以爲天下

奇才武侯未嘗有一勝之
用而街亭之師違其節制
則敗惟是韓之破趙會食
白之盡坑長平名爲奇勝
然彼直欺敵耳使左車見

用郭開不入猝未可得志也故夫師之律猶醫之方奕之譜也庸醫有時以方殺人而良醫終不能廢方而不用賊奕有時以譜失

着而上奕終不能秘譜而不傳余悲夫何至學古兵法一語遂啓後世湨戰之端也今蹶張武夫語以投石超距則解而韜鈐家所

譚又皆棘刺毋猴無當實用余乃采輯羣賢之書錄其簡要定義命名目曰師律凡夫營陣之詳戰守之法簡練之精儲峙之備以

及據險定變進退呼吸之
間莫不擧其大凡列其原
委總之不離乎節制者近
是若夫神而明之則在乎
其人而已余因感近世自

兪戚以降其能與於節制者戞戞乎難之矣然古之善將將將者誠得其人或數十年不易其任故將士相識喻於四體律乃可言若

乃法令秋茶苞苴多賚朝
置一軍暮使統之明日便
驅以禦敵雖韓白復生何
所措手師中先無長子矣
奚律之能云師出以律師

之始也小人勿用師之終也是在將將者加之意耳

吳橋范景文題

師律序

大司馬范質公先生出其蟠胸兵甲葺爲師律一書念獻曾備數兵間授讀而點定以刋示天下其宏闡易義詮次旨序則先生自爲言及職方陳公止宣備

言之矣先是丙丁歲寇氛躝江
以北者幾徧甚至破城邑竊
祖陵且飲馬於江　舊都人情洶
洶先生輕緩躬登閱江樓揮白
羽羣寇遙睇旌旄咋指退去葢
先聲有以懾之也當是時大江

以北避地而來者衣冠氓庶麇至輯集石城淸淮縣增丁口五百萬餘不逞之徒失所之衆鋊處無如何皆賴先生安輯鎭壓則

鍾陵之松楸爲之增色九市三陌

之纒井爨暝恬無譁囂先生益爲釐綜戎伍選練將士綢繆暇豐

留都頓爲改易觀聽方且大有爲豐芑根本圖者而先生憂國心深爲濤有所不可不得已以一耆明大臣之詮嗟乎先

生去矣身有進退而心無遐邇自遼難起廿餘年家庋兵書人談兵訣幾比鄒魯之弦誦而尚鮮實効則先生之書具在試精繹竟讀之乃知用兵之道無他謬巧要在吾將勇吾卒銳吾饋

克三者本計也本計備而因時制變因敵制化因地制險精神貫血脈周斯豈徒抉口珠鄹鈴說而已乎哉且也我

聖主秉

二祖開剏之雄資毅然獨持阿柄

而旦夜思得長子其人而任焉
余嘗建事新城王公高陽孫公
二公者偉人也一能弄西虜于
掌上一能算奴孽于彀中孫公
滅奴之策已就待時發而爲逆
璫螯去王公年逾膺揚尚縮西

北鎖鑰當兩公在事時奴虜合并乎且并而一再躝入蹂慘戮南東省乎嗟乎天下事可見矣答者俺答之遺非弱于奴酋也長昂之雋驁非遜于朗東也新鄭江陵則政地蒲坂則中樞王

方吳爲督撫郭戚爲大將指縱
呼吸弭耳喙兌卒受我纓索今
揆樞之地若傳舍邊圉將帥視
王郭諸公何如彼一時也與哉
先生齒甚壯嘯詠東山天心頓
果其在斯歟漢魏相嬗成漢明

一代盛治大意在條上漢家故事遵行今先生書舉

祖

宗朝令典暨我

明後先名臣奏畫名將兵略採摭嚴贍大用之為經濟之訏謨亟用之為中流之一壺要旨尤屬明弊弊不

明則頽惰萎溺之氣不振苞苴
徑竇之孔不淸繇今之道恐將
終不勇士終不銳饋終不飽嗟
夫今天下非無將也有將而言
無將者何故非無兵也有兵而
言無兵者何故非無餉也有餉

而言無餉者何故請讀是書者
奮然而思之可矣
崇禎己卯冬月前遼海登萊監
軍使者溧陽宋獻撰

書師律後

愚嘗讀戰守書毎心折
堂臺范思翁能治師今再讀師
律更心折
堂臺之能治師全在能治易人
不能治易者而何以治師何也

夫師者衆凡有天下國家治師
之責者本以一人之心絡以千
萬人之心而欲使千萬人之心
惟一人之是進惟一人之是退
惟一人之是生惟一人之是死
是豈房次律薛大拙王昭遠輩

可以躍治而漫嘗試否此師卦之初六即䟽之曰師出以律否藏凶是便可知師以律即是衆之正不以律即是否之凶治師之道莫如律矣令人不知師爲死地處死之地千籌萬算曲以

致之生者全賴夫律荀卿所謂齊之技擊不足當韓魏之武卒韓魏之武卒不足當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足當桓文之節制節制云者律精之至者也年來海內用兵師徒屢蹶談兵之牘

幾滿天下要皆不過蝦蟆禪那
一跳卽欬不惟不知律之精微
抑且不知律之梗概若兵之談
一日不明則兵之禍一日不止
堂臺有遠慮焉乃盡出家乘五
車遍羅羣才八斗鎔鑛爲金㨾

脉爲裘併集一切瑣尾爲竹頭爲木屑之用編輯成書題曰師律則舉猶龍氏之言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律之一言足蔽之矣但師之置有源委則律之義

寓兵制矣故首兵制師之統有
司命則律之義寓練將矣故次
練將師之名有實濟則律之義
寓足兵矣故次足兵師之行有
餱糧則律之義寓足食矣故次
足食師之馭有令甲則律之義

寓較閱矣故次較閱師之角有擊制則律之義寓制罷矣故次制罷師之興有進止則律之義寓營陣矣故次營陣師之備有掌保則律之義寓城守矣故次城守師之略有韜鈐則律之義

寓攻戰矣故次攻戰師之技有
神奇則律之義寓火攻矣故次
火攻師之會有江湖則律之義
寓水戰矣故次水戰師之用有
依腓則律之義寓車戰矣故次
車戰師之武有驅馳則律之義

寓馬政矣故次馬政師之據有鎖鑰則律之義寓險阨矣故次險扼師之形有畜禍則律之義寓定變矣故次定變師之政有叢奸則律之義寓明弊矣故次明弊其他若營若陣若戰若守

若水若火等具言有所不得詳
語有所不得悉者則又皆載之
以圖圖者正濟語言之窮愚嘗
見朱震圖易按八卦圖可以知
武侯之八陣按六位圖可以知
衛公之六花按三才圖可以知

吳璘之三疊按剛柔相摩圖可
以知戚少保鴛鴦之變化信夫
治師之道莫備於一易易備治
師之道莫要於師之一卦卦詁
治師之道莫盡於初六曰師出
以律否臧凶之七字今日職治

師者誠治以律不否以凶師爰得不舉千萬人之衆惟一人之是進是退是生是死乎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其斯之謂夫而況吾

國朝名將如督撫僉大猷者指不

第二屆譚侍郎綸目曰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孔明容如郭令公忠如文信國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可以寄命究竟愈公一生學力全在治易即其著論中有云坤卦三畫皆陰爲大衆象

妜卦二一陰居上下爲小衆象一
陽居二一陰間爲將將兵象大衆
居外小衆居內爲大陣包小陣
象故伏羲氏統名曰師則俞公
又先得
堂臺心之所同然愚益信夫不

能治易者必不能治師云

崇禎己卯歲南京兵部職方司

郎中陳肇英敬書

師律評參姓氏

評閱

溧陽宋　獻獻孺父

參訂

泝州王昌時穉公父

烏程陳肇英止宣父

鹿城李靜脩龍靜父

武康茅元儀止生父

宛陵劉　振自我父

江寧張可仕文寺父

溧陽宋之繩其武父

姓氏畢

師律凡例

一古今談兵家、無不取古故事、以立法於今

一目輒列數人不問其合不合也、只資博觀無裨寔用、玆集以眞正經濟、實實可以救時、而存其確乎不磨者、以爲今日式、

一古人奇謀異策、經世之說不少、然時代既隔、事勢亦殊、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迬迬有之、事與時乖、何取贅錄、故此書所摭、不問議論之精、專取時事之合、

一歷代帝王、雖各因革、而必以　本朝爲宗、況我　聖祖　列宗、制作大備、舍此不法、乃欲遠則古聖、究違　祖訓、終莫舉行、曷若近稽　大典、酌以時宜、切實有據耶、

一近日用兵者、首重天文三式、然其理微而難明、必實有眞傳、乃得其驗、非可按牘而考也、故止列其術、不使全載其書、

一足兵先問足餉、則司計不可緩也、但今日理財之法、已無剩策、似無可取者矣、只有

節省清弊一籌使無所靡差爲救時急着乎

一今之將帥只重運謀籌略不知弊緊一着更在練兵夫羣千萬人聚爲一心乃能建奇自非有以服其志而奪其情其又何以輕於用命也

一權謀之說武經尚矣但七書自有全帙茲所不紀獨於經史子集之中取其謀神計秘者各列數條以存一家而較閱一目則

多取之新書實紀、以其眞實可則可行也、

一條議旣明、復有圖說者、蓋尚象之義難明、則摹之以圖、圖不易曉、則闡之以說、圖前說後、畫然不紊、而間有說前圖後者、所重更在說耳、

一是書博觀頗富、考究甚詳、又不專襲陳說、其有篇收段錄者、亦必運已意爲斧斤、至從來積習不破之病、尤發人所未發、論人所不敢論、大豈規規編輯云乎

一是書之集原以經濟爲主凡有經世之責者似槩當屬意豈只項弁兆者之宜習乎竊恐保泰之策越斯末有奇術矣

師律總目

臣計一十六門門各有目詳

師律卷之一目錄

師律卷之一上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兵制第一上 小序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以殺止殺、以戰已戰者也、三代寓兵於農之制、邈哉尚矣、漢唐而下、因時制變、其法不一、大都用得其道、則兵力以富、而國勢遂強。一失其道、則兵力以耗、而國勢旋弱、是道之得失、國之盛衰繫焉。然往往制之始也、本以靖亂、及其弊也、適以

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國困以危者講究尤不可不到補救不可不切也余故詳敘歷朝制兵之原列於卷首俾講武之士一開帙而古今廢置之勢與夫興滅之機孰得孰失爛如指掌矣

歷朝

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兵其所繇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

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尚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皆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賦有稅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

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

乘之王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

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救。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桓公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王。然其禮以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之後。滅弱

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魏氏武卒衣二

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繇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統而論之，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兵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

總三代以上至秦結一兵局

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豈忍相背、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幷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亾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山河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

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爲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受者、爲錢二千入於官、以顧傭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爲衛士、京師者、一年、爲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爲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先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

光武 靈帝 兵制雜 有變 置 營立 遼置

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邊縣，以爲常。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時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

西園八校尉推歸中人

十六塢、河內通各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置屯多矣、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始置西園八校尉、謂之西園軍、皆統於小黃門蹇碩、至其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嘗攷之司馬子長作王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去京師為

總欲以內制外

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宮城。而爲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攷之高后紀、乃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根本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十一年百官表衛尉王氏、中尉戚鰓、王

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總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付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

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禁、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内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旣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顓南軍

漢初南北軍制甚善而此兵係國之安危故考證不得不詳

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母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十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于北軍、而平陽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

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周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進來於殿廷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

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鬭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起而相賀曰、所患祿、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誘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

將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純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六、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嗣

初
大
勃
雅
太甫故
兩以宋
昌代之

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于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武帝置大較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募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疲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讁吏次及讁民次及讁戍次及七科讁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屯斂甲伍

又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亾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胡騎越騎從擊羌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

小海閣撰[illegible]貲人[illegible]作一成材開派卿此意

舊制皆自武帝啓之。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制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鮮甲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

之土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輿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毋出嘅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輿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方爭也永建門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陳名爲積射名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艮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叚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

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名遷將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繫而光武實爲之昉烈初置五軍其將較略如東漢而與

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魏制亦沿東漢南北軍如故武帝爲相國時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文帝增置中營於是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後軍各一師護軍將軍各一人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軍下虎士丹陽

青巾。交州義士。及健鬼武射之名。調度本無法。大率强者爲兵。羸者補戶。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晉文帝置二衛。中衛、後衛。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强弩。以中軍將軍領之。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營。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領於中軍將軍羊祜。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

未有居重馭輕之勢州郡兵可盡去乎

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平吳後詔天下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乃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

省之言兵者曰上曰君子奴兵是可爲號乎

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自用刁協議、役皆以奴爲兵、王導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庾翼發六州奴北伐。皆奴兵之屬也。漢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主、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軍於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幷、雍、七州之民、五

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
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從
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雒四州之地
與屯田括民馬得四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
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
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需猶不
能給死者相望秦王符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
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
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宋文帝元嘉

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三州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蓋自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爲重鎭、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雒陽聲言南伐詔發楊徐州民丁廣設名募以備之後魏明元帝詔四廂大將又倣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大閱於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

蹄白發躬自較覽其後人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匹大武眞君十二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盡是丁零胡南氐羌之衆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南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孝文帝定都雒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衞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

以供公私力役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强敵卽爲奴

虜、如有執獲、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徵觧金鐵之工、少閑艸木之作、無不㨋營窮壍、苦役百端、其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常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緜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閒、擾我疆埸、皆緣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並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邊盜賊群起遂逼舊都犯山陵果如翻所慮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

此討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爲之關奏事
寢不報北齊軍制別爲內外領之二曹外步兵
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
追古意周太祖輔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
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
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
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二軍大
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
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

衆不滿三萬人閔帝時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
率歲一月一役武帝旣誅晉公護始清政初周
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
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
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旣親政始收兵權旣克
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别為七總管隋
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
衛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
郎將副將營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

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九年平陳凡是軍人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河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煬帝大業八年勑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

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胄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敍儀法。唐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

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後以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

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以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

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必因爲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繇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

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于府庫晝出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

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而方鎮節度使

之兵其原皆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

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繇是方鎮相望于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强則逐帥帥强則叛上或父子死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繇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

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號爲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繇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驕繇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

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神策軍之為禁軍，起于代宗時。初肅宗時，中使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統神策軍，屯於陝，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其軍迎扈，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

茵後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後復加護軍中尉。中尉以寵之。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神策軍稟賜厚三倍。繇是諸將多請遥隸神策軍。塞上。邊稱神策行營。皆內統于中人。後至昭宗播遷之日。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等。皆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

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曆書兵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

于野其番土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

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亾、可不哀哉。梁朱溫開平元年初在藩鎮、用法嚴、將較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亾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于是亾者皆聚山谷、爲盜、大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天佑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

其境內凡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皆點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勑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節級司空以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節級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銜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蹕功臣潞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雒人賞

錢百緡，至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爲率，無問白居及僦者，預借五日僦直，有司百方歛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因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

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以脩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謀以故也、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

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户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馬、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

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乃息、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諜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繇是羸弱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繇此病、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只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繇是士卒精强五代燕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宋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通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遷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卽遣自京師諸鎮之兵

亦皆成更眞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蓋以完密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廪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縱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措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廪給訓練屯戍揀選補缺之政皆樞

兵制鄉兵亦宜下次京師安但又備宿募將營是選控其權耶

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左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宗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藉天下良民以

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名募之兵是也、宋開國以後、其取非一途、或士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藉之、伉徤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鬬、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

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
然、古者寓之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
而爲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
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
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鎭、鎭得專租稅、天
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宋收天下甲
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
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齒革、百物
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緡支三

何以兵數愈增而漸不如始制之少之可用

二歲承平既久嘗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稅以養不戰之卒靡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技故嘉祐七年宰相韓琦請聚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眞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

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琦嘗議及養兵事。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時發百姓戍邊者。無虚歲。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旣取强健無賴者。養以爲兵。兵行。雖民

間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也知諫院范鎮言河北連歲招兵未已議者必曰以爲契丹備也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役重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矣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歐陽修特原其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甞經用者

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一遇凶歲則長大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數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

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遊惰今之長大壯健者遊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禁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況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

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

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遞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

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旣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鎭、往往皆有京之兵、繇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來者、纍纍、雖不過數

百爲輩而要其歸燕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
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
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
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
閑居燕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
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役夫之
間一逆其意則遂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
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燕
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

禁兵固
易驕州

郡兵久亦能生心立國者各以時而立規模補偏救弊在深心遠慮者酌時勢用之耳

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故蘇軾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燕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尚禁兵漸省而以

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巳過半矣王安石變募兵為保甲司馬光上疏罷之其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

保甲終不可廢我朝王文成行之有效矣

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艸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時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事

既草創調發煙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簡指使按行鄉村遂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費賂遺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侵肌削骨煙以供億愁困流移强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

歷數元豐以後

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㓜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塡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悞國事乎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缺額則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

蔡京童貫用事兵弊之故

凡臨陣召募其弊不可一議

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亾收配隷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次亾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遂亾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耻與人言第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迸逃多是住招故爲闕額以其封椿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亾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

黨亾之罪至於晝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爲童蔡者烏得不任其咎哉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内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

似爲檜解嘲。兵端已或似有見

以此而盡收諸將之權兵則可以此而爲和計

意歷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跳俊趣之。一旦殺師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厭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羅跋。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暇者出內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繇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

則大謬而罪不可勝誅矣

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於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為大功渡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illegible]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尅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

讀此不能不嘆息于今非

切

十燕四五氣勢㥘弱加以役使回易交䟦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柰何蠹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廚將腐闒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

歷漢唐宋來為兵制一大結局故於諸名蹤不服詳述於此欲有理會斯能用兵

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誅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鬬、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遼國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視其力、

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鋗鎟、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粆一斗、粆袋、搭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

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齊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唯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立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之上爲

遠探攔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于諸軍每部、量衆寡抽十人、或五人或爲一隊、别立將領以備勾取兵馬騰遞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達馬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在路不得見僧尼喪服之人、國主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既入南界、分爲三路、廣信軍、雄

州、霸州、各一、駕必繇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囿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

必知之、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隣州計會軍馬、中夜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兵與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巡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

奴兵攻城尚祖此策

先斫伐園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木填壕塹、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檑木併下、止傷老幼、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填道路御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邊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

其行兵用兵方畧多有可採

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粆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迭來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燕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主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進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驕兵六萬

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攔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梢屈爲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

賁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彊也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

統軍名號

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强本刊落、醇風鍥薄、將帥攜離、兵士驕

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搆難于內紀軍雜人召
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
勢爲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元之有國肇
基朔漢雖其兵制簡畧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
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
世祖卽位平川蜀下荊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
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
國初興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
夫者爲萬户千夫者爲千户百夫者爲百戸世

祖時頗脩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户之下置總管千户之下置總把百户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鎭撫司屬行省萬户千户百户分上中下萬户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銀符萬户千户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户老死萬户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

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户出一人曰獨户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户餘為貼軍户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論

二十户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于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故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户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

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户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閲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

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師律卷之一上終